



马踏湖的苇秋

□ 巩本勇

“苇堵渠尽疑无路，竹篙一点又一天。只闻笑语不见人，蒲苇深处有人家。”马踏湖的风光，一年四季，各具特色。秋水时至，浩渺弥漫，满目芙蓉，红绿交射。“苇秋”是马踏湖区收获的季节，苇高插白云，苇花向上翘，犹如队队民兵的缨枪。去年立冬这天，我驱车回老家，目睹父老乡亲“过苇秋”的繁忙景象，感慨万千。那一艘艘满载着芦苇的小船在湖上移动，钻入桥孔，驶向岸边，载的是歌，载的是笑，载的是湖区人富足舒心的好日子。

碧水环绕，阡陌纵横，有2000多条河道的马踏湖，是一个“芦苇天地”。河道两旁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棵棵粗壮结实，胜似江南修竹。举目远眺，像在绿色长城环抱之中。要把小船驶入横汉，就有进入豆棚瓜架之感。在这里觅食的野鸭、苇雀等诸鸟就会腾空而起，特别是苇雀，像怕拿掉苇秆上的小巢似的惊叫不停。

芦苇在我国种植历史非常悠久，《诗经》中就有关于芦苇的记载。不过，古代的时候不叫芦苇，而是把短小的芦苇称之为“荻”，没有长穗的芦苇称之为“藾”，初生的芦苇称之为“葭”。在多彩的植物世界中，芦苇虽然称不上栋梁之才，但它的生命力极强，繁殖也很快。丛丛簇簇高达五六米，有“第二森林”之称。

芦苇是马踏湖的主要特产之一，全湖区生长着两万多亩。芦苇春天发芽，立冬前后收割。其间也要管护，但不像侍弄庄稼那么麻烦，施肥浇水，只是拔一下芦苇地里面生长的草就可以了，洼里人称薅苇子。这里的人们把芦苇分成若干种叫法，高一点粗一些的叫大苇，矮一点细一些的叫次苇，黄一点小一些的叫黄苇，又矮又细有点像草的叫草苇，还有芨芨等。

祖祖辈辈生活在马踏湖的人们，习惯用“秋”来指代一年中每个收获季节。麦收被称为“过麦秋”，秋收被称为“过大秋”，而这收割芦苇，便自然称之为“过苇秋”了。三个麦秋不如一个大秋长，而三个大秋不如一个苇秋忙。立冬前后收割芦苇是湖区人最高兴的时候，也是最紧张的几天，在外打工干建筑的都要回来“过苇秋”。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数算着什么时候“过苇秋”，盼“苇秋”就像盼过年一样。因为“过苇秋”会吃好多牛肉。为什么要吃上好几天的牛肉呢？那就是人们割芦苇需要用牛皮，用牛皮就得买牛来杀，杀了牛就分牛肉。湖区的人们割苇子穿的“牛皮鞋”就是用牛皮做的，当地人叫“腿子”。穿上“腿子”，人们不怕下水着凉，也不怕挨芦苇茬子的“扎”。还有生产队的时候，一到“过苇秋”，湖区的人们便能大口大口地吃起牛肉来了。这就是马踏湖的姑娘为什么长得水灵，小伙子为什么长得壮实的原因吧！

割芦苇是要下大力气的，各家准备了最快的镰刀，天不亮就撑船出发。“开镰——啰！”湖民臂挽苇束入怀，挥舞镰刀咔嚓作响，高高的芦苇齐刷刷倒在肩头。每割足了一大束，就顺放在备好的条凳上。该打捆了，他们就在丫根、中腰、末梢处牢牢地刹捆上几道苇带子。然后，把苇捆高高举过头顶，摔到湖滩上，再蹬滚三脚，不松不散捆，这绝对不是赖把式。

在家的女人们备好了可口的饭菜，临近中午的时候让运芦苇的船捎到地头。家家户户割苇子的劳力，午饭都在坡里将就着吃。空闲的时候，也有捕鱼的，他们临时生火取河水炖鱼吃，边干活边炖鱼，可谓自在得很。湖区鱼龙、华沟等主产芦苇的几个村庄，男女老幼一齐上阵，收割、打捆、搬扛、舟运、码垛、抽选，是依序而生的一条龙作业，只忙得披星戴月连轴转，三顿饭食在湖洼。

父亲告诉我，芦苇一直是洼里人的“命根子”，历年的收入一直靠它，一根芦苇（指大苇）最好的时候能卖1角多钱呢！生产队那会儿，社员们分不到苇田，只是家家户户挣工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苇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自收自卖。现在，湖区各村都搞起了承包，在家务农的基本上都从村里承包着几亩苇田，也有承包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的。虽然家乡的父老乡亲认准了盖屋打墙在外干建筑这行当，收入不少，但每家几亩的芦苇地，他们也扔不了。他们说，习惯了，每年“苇秋”不割苇子，像是丢了东西一样。湖区人对芦苇是很有感情啊！

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年代里，芦苇都是湖区人日常生活

中的必需品和维系生计的重要财源。芦苇的收成，决定着湖民百姓家道年景的贫困或富足。因此，世代的湖区人，便将湖中生长的芦苇敬称为朝天草。过完“苇秋”，湖区人便操起了“泊里苇编”的拿手技艺。马踏湖的芦苇格外粗壮，质感光亮。有了好苇子也就有了独具特色的“泊里苇编”。平日里用的席、筐、篮、炊具、鸡笼等，不用去买，自己用苇子编就是了。而且，这还是赚钱的玩意儿。勤劳智慧的湖区人用芦苇做原料制作的艺术品，如宫灯、四扇屏、大屏风等，美观大方，每年赚取大量的外汇，成为国内外客商的首选。芦苇打成苇箔是农家建房必需的好材料，两头和中间加几根竹竿打成的苇箔叫“出口箔”。湖区的人们每年编织几十万张，全部出口国外，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苇箔这种活儿家家户户都做，大人小孩都会，是一项得之较易的收入。

湖区的人们也喜欢用芦苇编制成各种渔具，用来“拿鱼”。常见的芦苇渔具有鱼箔、漫篮、筒子、大箔等。这些芦苇编织的渔具是专门为鱼类摆下的迷魂阵，只能进而不能出，既有大鱼的“监狱”，也有小鱼的“拘留所”。夜幕降临，偶见湖坡灯火，这是诱蟹上岸的捕捉法，所以湖区有早市、夜市之分。鱼龙湾，历为湖区鱼虾、莲藕、蒲苇、鸭蛋最大的集散码头。日近黄昏，满载着湖鲜的小船，一艘艘向着鱼龙湾大桥码头靠拢。人们卸船的卸船，摆摊的摆摊，干脆麻利。有鲫鱼、鲤鱼、草鱼、黑鱼、鲇鱼、鳊鱼、小鱼子，还有泥鳅、螃蟹、小虾……湖区的人们说话有点唠，买东西不喜欢还价。人们把捕到的鱼和收获的各种湖鲜拿到鱼龙市口上出售，湖区的百姓就有了“金起凤、银夏庄，不跟鱼龙湾一后晌”的民谣。

这马踏湖的芦苇，可真称得起是吉祥草。芦苇还是造纸、人造纤维的好原料，作为马踏湖的主要特产，它同白莲藕、金丝鸭蛋、蒲、鱼等一样齐名。丰富的自然资源使马踏湖这颗鲁北平原的璀璨明珠展现出更加绚丽的姿容。马踏湖的美，与芦苇密不可分。马踏湖已成为我省的重点风景区、湿地保护区，随着马踏湖的进一步开发，她必将更加瑰丽、壮观、富饶。

无事可做 不见得就是岁月静好

□ 张修东

城市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都在为生计而奔波。有人说，有事不如无事轻松，虽天天无事可做，只要有稳定收入支撑，尽享幸福的每时每刻便是岁月静好。是不是喝鸡汤太多，以为看破尘世，再努力也没有意义；以为奋斗会流血流汗，也会自伤、伤人；以为人世繁杂，争斗无益，便精神萎靡、工作懈怠；以为欲望无止境，于是不再去制定目标规划，一切顺其自然……这样一来，无事可做，反倒显得自己已经抵达岁月静好的彼岸了。只能说，仅有洗脑功能的毒鸡汤，真是害人不少。

我们常说，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生活才能丰富、充实。尤其是一个人趁着年轻，尽可能地多从事几份工作，不是坏事，一方面能历练自己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另一方面，能在具体的工作中，熟悉一些平日接触不到的业务，丰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验。

身边好些同事和好友，有的即使年过半百，也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从事着一份或者多份兼职。一位从事企业宣传的同事，离开部门后自己成立了传媒公司，由于专

业技术高超，承揽了不少电视片剪辑制作的活，事项干得漂亮，信誉挺好，站稳了一席之地。有一位好友，合理安排工余时间，把别人闲拉呱、喝闲酒的时间用在了杂志文稿编辑上，深得总编辑厚爱，还有了文章登上省级报刊的收获。

平日里，他们的工作和业余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没有人认为有事做是辛苦的。多历练，才能筑造坚实的地基，增加成功的几率。

有位知名企业家说，工作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心志，出自《墨子·非命中》“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心智，出自《韩非子·亡征》“心智而无术”。心志，不同于心智，它是意志、志气、方向，而心智是指脑力、智慧、见识。但不管是心志还是心智，都离不开思想和行动，更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轻易得到的。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负人生每一个阶段，不负人生旅途的每一段路程，还得多灌些鸡汤，总有一些比低欲望、低要求更高的追求。

或许，等到一个个的目标如数实现了，或者是愈行愈近了，才是值得回味的岁月静好。

读根

□ 赵盛基

一位根雕艺术人的工作室，里里外外除了根雕作品就是尚未雕琢的树根，树根大都是从山上挖来的。他有个原则，只挖完全枯死甚至腐烂的树根，只要还有一丝生存的希望，他坚决不挖。他说：“我做根雕，是让已经失去生命的根焕发新生，而不是让尚有生命的根失去生机。”

我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少顷，问他：“你院子里的这些树根，还没来得及雕琢吧？”他回答：“不全是，主要是我还没读到它们的精华。”他怕我不明白，接着说：“哦，用我们的行话说叫‘读根’。”

读根，简洁、形象而又生动。我问：“你是说揣摩、构思一块树根适合雕琢成什么造型吧。”他答道：“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读根，挺有意境。一块看似平常的树根，在常人眼里就是一块木柴，而

在根雕艺人眼里却是一件艺术品。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读根的能力和雕琢的技艺，以及独到的眼光和视角。其实，读根非常考验根雕艺人的功力，包括文化修养、空间想象力等。读到妙处，能画龙点睛，化腐朽为神奇；读不精到，顶多能雕琢出一件平庸的作品。

他说：“读根，有时候很简单，一打眼，心里就有了，造型呼啦一下就闪现在脑子里；而有时候则很费思量，不是一时半响就能读懂的。有些树根，我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淋已经数月甚至数年，我都没轻易动刀，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读懂它，无法赋予它们最完美的形态。虽然只是一块树根，我也不能轻易伤害它，必须发挥出它的最佳艺术价值。”

读根，简简单单两个字，却富含深意。只有读出精髓，才能发现精彩，才能雕琢出精品。

